

我大学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少妇，对我特别好，老给我钱花，叫我好弟弟。

她说，她和我一样，也是农村出来的，很喜欢我，将来等我毕业了要带我发财。

我本来以为她开玩笑的，谁知道我毕业以后，她真开着保时捷卡宴来了我老家。

我叫她陈姨，她为了支持我，在村里搞了个小卖部，让我在里边工作，还说每个月给我五千块。

虽然工资很高，但毕竟是小卖部。我刚开始有些失望，她却说是先让我熟悉一下，以后打算在市区弄几个大型的副食品批发给我管，我立马就同意了。

这小卖部跟别家的不一样，很像小时候的味道。

这儿也有卖柴米油盐，但都是称斤散卖的，装在大大的麻袋里，就像老式粮油店一样。

店里也有卖香烟和酒，但香烟却只卖一个牌子，那就是中华。

我说可以进点便宜的烟，因为我们镇上没什么有钱人，她却不同意，说只卖中华。

她是老板，我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。

陈姨还告诉我，她不会直接给我发工资，想花钱的话直接花顾客给的钱，自己记账就行。因为她要在外忙生意，但她信得过我。

她还告诉我，拿钱的时候千万别给其他员工看见，免得让人心里嫉妒。

有个对我这么好的人，我当然不会辜负她，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做好这份工作。

小卖部开起来的第一晚，我就直接来了，白天帮忙看店的员工却是个老太婆，跟她说话很费劲，她连耳朵都不好使。

老太婆连门都开不好，那大门是两个老木门，开一半掩一半，我想把门都打开，结果她扯着我叽里咕噜说一大堆方言，偏偏那不是本地话，我又听不明白，还差点和她闹脾气。

于是我给陈姨打电话，她却告诉我不要把门都打开，还说那样风水好。

我听说是陈姨的要求，也就没开门了。

等我接班起，是晚上八点。

等打开灯后，却发现这儿的是老式的白炽灯，高高挂在天花板上，让店里一片黄色的昏暗。

我也没在意，而不过多久，第一个客人就上门了。

那是个年轻小伙，他跟我要了包中华，我把烟递给他时，心里有些不舒服。

因为他的手很脏，指甲里全都是黑乎乎的泥。

我心里嘟哝着真不爱干净，可之后过来的几个客人，竟然都和他一样。

有买烟的，有买米的。

大家指甲里都是脏兮兮的黑泥，哪怕女孩子也不例外。

我寻思着这儿是不是有某个工厂，在里边干活特别脏。

半夜时，来了个老熟人。

那是我的高中女同学，叫黄翠翠，我没想到她会来我这儿买东西，而且她的指甲缝也很脏。

这让我有些奇怪，因为记忆里她是很爱干净的女孩。

我看是熟人，就忍不住跟她问：「老同学，你是附近哪个厂的吗？」

她刚开始没认出我，于是仔细瞧了瞧我，终于忍出我来，然后对我笑：「是李平啊？我厂里做衣服的……这店是你开的吗？」

我一听更纳闷，附近确实有几个服装厂，但从没听过做衣服能让指甲缝那么脏。

我跟她说：「朋友开的，我在这打工。」

她却突然说：「那你就别在这打工了，小卖部里打工没出息，你现在混的真差，你就是那种社会的底层。」

黄翠翠的话让我心里蛮不舒服，印象里她不是说话那么难听的类型，我就随口客气道：「我看着办吧，你少抽点，好几年没见，你连抽烟都学会了。」

「谢谢，请你抽一根，是有好几年没见了。」

黄翠翠拆开烟，分给了我一根，然后说自己还要忙，就先走了。

我靠在椅背上，点燃了那根烟，可才刚吸一口，就被呛得不行。

这是烟？

抽着味道也太奇怪了，都霉了。

感觉这根烟摸起来特别软，又特别潮湿，感觉是过期的。

我咳嗽了好几下，难受地将那烟给掐灭了。

陈姨该不会是在这儿卖假烟吧？

那不是完犊子了吗，到时候客人要是来弄我怎么办？

尤其是黄翠翠还是我老同学，这也太尴尬了。

我有些担忧黄翠翠回来，可一整晚的时间过去了，她都没有回来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老太婆来交班了。

我拿了柜台里的钱记账，去吃了点早餐，然后就去澡堂睡了。

澡堂里白天睡觉不收过夜费，还能吃到免费的午饭和晚饭，最适合现在的我。

晚上再来上班时，黄翠翠又来了。

我见到她，有些不好意思：「老同学，昨天那烟抱歉啊。」

「烟怎么了？」她跟我问。

「你抽着不觉得奇怪吗？」

「不会啊，挺好闻的。」

挺好闻？不是挺好抽？

我算是明白了。

也许她根本不会抽烟，只是买回去咬在嘴里的。

有些不会抽的人就喜欢这样，难怪没尝出怪味来。

她又跟我要了包烟，我把烟丢给她：「不会抽就别抽，学这东西挺没意思的。」

她说了声谢谢，又分给了我一根，然后看着我的眼睛：「你还不辞职吗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太没出息了，在这种地方工作，昨天不是说了赶紧离职吗？」

我无奈道：「人家工资给的不低，你可少说两句吧，你现在讲话蛮伤人的。」

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最后还是说：「以前看你成绩好，还觉得你会有出息，干小卖部是社会的最底层，是最下贱的穷人，你要是混成这样，以后就别混了，赶紧离职吧。」

这怎么还越说越难听了？

我正想和她辩论一下，她却又说自己要忙，急匆匆走了。

等她走后，我抽了一口，味道还是很恶心，直接掐灭了。

黄翠翠走后，我照常做生意，一直到快早晨的时候，有个漂亮的姐姐进来了。

与其他顾客不同，这个漂亮姐姐全身上下都干干净净的，穿着一件碎花长裙，长发披肩，瞧着就跟普通人不一样，特好看。

我看她觉得有些眼熟，但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她是谁。

也许是曾经在哪儿看过她，毕竟这么好看的人，不容易忘。

她也跟我要了包烟，我没想到这么清纯的漂亮姐姐也抽烟，感觉有点意思。

她付过钱，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。

漂亮姐姐前脚刚走，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

是陈姨打来的。

我接起电话，陈姨关心地问我上班怎么样，我说还好。

她又问：「昨天花了多少钱？」

「花了八十块钱。」

「现在柜台里有多少钱？」

我打开柜台数了数：「九百三。」

陈姨告诉我，店里酒不够，天亮后拿柜台里的钱去进货，买一千块酒回来，多的钱先让我自己补，之后再从柜台里拿。

我自然说好。

刚挂断电话，黄翠翠却回来了。

我还以为她是回来跟我道歉的，结果她一进门就说：「李平你能请客吗？把我刚才给你的钱还给我。」

我很吃惊，她刚才说话那么难听，现在竟然还要我请客？

她买的是软中华，我忍着火气退了六十五块钱，结果她又说：「以后我来买都让你请客，好吗？」

我见机会来了，直接挖苦道：「老同学，你不是说我这是社会的最底层吗？你在厂里做得好好的，还要我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请客，不合适吧？」

黄翠翠顿了一会儿，最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跟我说：「你别啰嗦了，快把钱还我，怎么能收女同学的钱？真小气。」

这家伙！

太讨厌了！

我憋着一肚子火，不想跟她计较，索性把钱还给了她：「以后别来我这儿买了。」

她却说：「就要来你这买，而且都让你请客，谁让你是男人。」

说完她又走了，整得我特别恼火。

真不要脸。

我在店里等到天亮，随后又拿了钱去进货，因为黄翠翠的关系，我本来自己要补六十五块，结果变成了补一百三十五。

不过没事，明天柜台里拿就行。

陈姨给了我进货的地址，那是镇上一个偏僻无人的小巷，副食品就在这儿批发，根本没什么客人。

她告诉我，这地方是她朋友开的，在这儿拿货比较便宜。

我进了批发店，里边是个年轻男人，我说是陈姨那边来拿货的，他还和我笑着聊了一会儿，让我叫他孙哥就行。

我从孙哥那进了货回去，做完这些只觉得又困又饿，想着澡堂有自助餐，就索性去澡堂洗了个澡，睡到了傍晚。

等傍晚澡堂开自助餐时，我去打饭吃，忽然有人拍了拍我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发现是我的高中同学刘阔。

我惊讶道：「这么巧？奇遇啊。」

刘阔笑着跟我说：「镇子就这么大，大家出门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这也能叫奇遇了？」

我想想也是，就和他一起坐下来吃饭，刘阔色眯眯地问我是不是按摩来了，我说就是来睡觉。

他感慨道：「时间一去不复返啊，转眼间毕业多少年了，同学会都不组织一个。」

我吃着吃着，忽然有些不舒服。

肚子疼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着凉了。

我揉了揉肚子，感觉里边又涨又疼，嘟哝道：「我倒是不想聚会，有些同学看了就烦。」

「谁能让你看着烦啊？」

「就那黄翠翠，总感觉她特不要脸。」

「黄翠翠？」

刘阔摇头道：「你这么讲话过分了，好歹死者为大。」

「什么死者为大？」我吃惊地问。

刘阔说：「黄翠翠啊，她不是早就去世了吗？」

「瞎扯！」

我没好气地说：「她啥时候去世了，我咋不知道？」

「就是大二的时候，可能你在地读大学不知道。黄翠翠高中辍学在服装厂打工，结果那服装厂着火，她死在里边了。」

他说得有板有眼，要不是我这两天亲眼见过黄翠翠，差点就信了。

我嗤之以鼻：「都是瞎说的，我前两天才见过她。」

刘阔很是吃惊：「原来没死啊？草！我就说谣言不可信，之前和同学聊起她的事，我还真以为她死了呢。」

难得老同学见面，我却不继续聊了。

肚子里特别难受，又疼又想吐。

我站起身说去下厕所，一进厕所就忍不住吐。

可等吐过以后，我却傻了眼。

马桶里边，红红一片。

这是……血？

我好端端的怎么会吐血？

我吓坏了，匆忙擦擦嘴，根本来不及和刘阔告别，直接去了医院。

到了医院后，我做了一番检查，医生看过以后，说我是胃出血，让我少喝酒，注意饮食健康。

我很纳闷，因为我不喝酒，也许是毕业前天天熬夜陪陈姨聊天打游戏闹出来的。

医生给我开了点药，让我先吃一个星期试试。

我拿着药，回到小卖部里上班，不过多久黄翠翠又来了。

过来的时候，她还带了几个朋友，而且都是我先前见过的客人。

「李平，你给我们一人拿一包软中华吧，你请客。」

她张口就要我请客，把我气得够呛。

昨天已经请过她了，今天竟然还来！而且还带人一起来！

我本来就肚子难受，这下彻底压制不住火气，一把抓住她，扯着她来到小卖部后边。

我恼怒道：「你要不要脸？你这六个人，我要是请客的话，我一个人要搭多少钱你知道吗？」

「知道，三百九。」

「老子凭什么给你掏三百九！」

「你是男人，我是你女同学。」

这都他妈什么说词！

我愤怒地说：「你是我女同学，你又不是我女人，我凭什么给你掏钱？」

黄翠翠看着我，她跟我问：「是你女人就能掏钱吗？」

「啥意思？你别跟我乱开玩笑。」

「我可以暂时给你当女人，只要你别亲我。」

这黄翠翠，脑子有病吧！

我正要骂人，她却忽然抓住我的手，放在了她的胸上！

刹那间，我整个人都要石化了。

也许是晚上转凉了，她身上冰凉凉的，此时她看着我说：「给你摸了，我现在算你女人了，你请客吧。」

这.....

我骂不出口了。

哪怕我不是自愿的，这一刻也彻底骂不出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。

我回到店里，心中充满羞涩，给他们拿了六包中华。

我不是那种花冤枉钱，只为了摸女人的类型。

我只是觉得都摸人家了，哪怕不是自愿的，这时候如果还拒绝的话，太伤害女孩的自尊。

所以我想等下次只有黄翠翠一人的时候跟她说清楚，让她再也别这样了。

等她们走了，我心里还在肉疼。

真贵。

摸一下胸就要小四百块。

我恼怒地坐在椅子上生闷气，只有等那漂亮姐姐过来的时候，我才稍稍有些好脸色。

我也不是好色，而是看见她会觉得很舒心，她真的有种赏心悦目的美。

漂亮姐姐注意到我脸色不对，她跟我问：「你怎么了吗？」

我自然不会说黄翠翠的事，就揉着肚子，挤出笑容道：「胃出血了，不舒服。」

「哦，很不舒服吗？」

「嗯，还吐血了，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。」

「你很怕死吗？」

「当然了，谁不怕死？」

她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似乎是在思考，随后又把烟还给我：「那我不买了。」

我听得莫名其妙。

我胃出血跟买我的香烟有什么关系？

但她都不买了，我也不能强卖，就给她退了。

快早晨的时候，陈姨又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有多少钱。

我说今天只有四百不到，她让我先拿去买酒，再进点货。

我才发现酒是卖了不少，应该是白天卖出去的。

我自然同意，就拿了柜台里的钱。

等天亮了，我跟老太婆交班，出去外边买酒。

刚走出没几步，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我。

我回头一看，才发现是黄翠翠。

她站在一个阴暗的屋檐下，等我靠近以后，她问我：「你要去干嘛？」

「去进货。」

「你这是什么钱？」

「店里的钱啊。」

她却摇摇头：「用你自己的钱买，别用店里的。今晚我还带朋友来，你记得请客，然后你明天就别干了。」

我恼怒道：「你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得寸进尺？别以为我摸过你就要让着你，那是你强迫的！」

「你必须离职，还要把钱还回去！」

「凭什么？」

黄翠翠欲言又止，她沉默片刻，最后道：「今晚上班，偷偷带个小镜子，谁跟你买烟，你就用镜子偷看他，千万别被发现。」

「你发什么神经？」

「你听我的就是了，快走，记得买镜子！还有，千万别用柜台的钱买！」

有病。

我只好往外走了几步，结果她又在后边说：「如果你不照做，我会很讨厌你，甚至会恨你，因为你骗了我。」

我不耐烦道：「我听你的就是了！」

烦死人。

本来肚子就难受.....

等等。

我揉了揉肚子，忽然发现肚子没那么难受了，症状大大减轻。

那医生的药真有疗效。

我又去进货，不过用的是自己的钱。

说实话，用谁的钱都一样，还不是左口袋进右口袋？

进货之后，我又买了个小镜子，休息到了夜晚去上班。

很快，第一个客人就上门了。

他跟我买了点油，而我偷偷用小镜子看了下他，发现啥情况也没有。

我越来越觉得黄翠翠是个神经病。

不对。

他是买油的，黄翠翠说过要盯着买烟的。

客人走后，我就坐在店里等着，结果漂亮姐姐先来了。

她来得比以往都早。

今天的她脸色有色憔悴：「拿包烟。」

「怎么看着不太舒服？」

「因为昨天没买烟。」

我暗暗感慨，这漂亮姐姐烟瘾真是大。

她接过了烟，似乎是比较急，直接就在这儿拆封了。

点燃烟后，她没有吸，而是静静地夹着烟，看着烟雾迷绕。

她忽然问我：「我不想付钱，能让你请我一包烟吗？」

我有点打肿脸充胖子，笑呵呵地说没问题。

毕竟她不像黄翠翠老是我，她是很温柔的一个女孩。

说实话，这样的女孩谁不爱呢？

漂亮姐姐还在那夹着烟不吸，她似乎这样闻着就很喜欢了，还轻轻闭上了眼。

我想起黄翠翠的话，趁这机会偷偷用小镜子观察起了她。

一看那镜子，我却傻了眼。

镜子里，没有倒映出她的脸！

我惊得连忙用镜子照了照自己，里边很快就出现了我。

怪了！

我再次偷偷用镜子观察她，却发现镜面里空空如也，哪里有什么人影？

漂亮姐姐忽然睁开眼，她察觉到了我的行为，笑吟吟道：「别照了，我不会往心里去，但别对其他人这样，他们或许不会放过你。」

我傻傻地和她问：「为什么你……」

我们正在说话，忽然有个男人进了商店，叫我给他拿包五块钱的烟。

我收起镜子说：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只卖中华。」

这男人看着中年了，还烫染头发戴着金项链，身上花里胡哨，活脱脱二流子的模样。

他听了顿时很不痛快，骂骂咧咧说我有病，就这样一家破小卖部还只卖中华。

这家伙应该是半夜烟瘾犯了没地方买烟，毕竟我们这儿就是个小乡镇，没有什么 24 小时便利店。

他脾气上来了，越骂越难听。

我听烦了，就与他说：「还有姑娘在这儿呢，你说这么难听干什么？你想要烟我给你几根就是了，别在这儿撒泼。」

我从来不愿意跟这种人闹，因为如果把他打伤了，我还要赔钱或是被拘留。

可他要是把我打伤了，就他口袋里那俩钢镚，他能赔我啥？

闹起来太吃亏。

我把自己抽的红塔山递出去两根，他这才觉得舒坦了一些，拿过了烟还嘟哝道：「哪有姑娘？这大半夜要是姑娘敢跑出来，我早就脱下裤子教她做人。」

我就特别不喜欢这家伙的污言秽语，指着漂亮姐姐说：「这么大姑娘你看不见？」

他惊愕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旁边的漂亮姐姐。

此时漂亮姐姐笑吟吟地看着我，她忽然拿起烟，做了个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举动。

只见她竟然将燃烧的烟头伸向了那二流子的眼睛，这可把我吓得够呛，她是想做什么？

突然，那根烟竟然诡异地直接从二流子身上穿了过去！

我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，那二流子自顾自往外走，嘴里还在嘟哝：「傻逼，哪有姑娘？」

此时漂亮姐姐对我笑了笑，也直接出去了，临走前还与我嘱咐：「记住了，别收买烟钱。」

我只觉得脑袋里一片空白。

漂亮姐姐走了之后，黄翠翠很快就来了。

她依然带了几个人，叫我拿烟出来，还要我请客。

我难以忍受心中的疑惑，给了他们几包烟，然后抓住了黄翠翠的手，把她往里屋扯。

黄翠翠的手还是那么冰凉，她跟着我进了屋，与我问：「你明天还来吗？」

我看着黄翠翠的眼睛，鼓起勇气问她：「刘阔说你前几年死了.....是不是真的？」

她愣住了。

随后她问：「是真的，所以你会怕我吗？」

果然.....

我摇头说：「我不怕，我只是会心疼你。你曾经是很好的人，如果这消息是真的，我很为你难过。但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」

我隐隐约约已经猜到了。

黄翠翠和漂亮姐姐都是鬼。

但是在黄翠翠面前，我害怕不起来。

我坚信自己和她无冤无仇，她不会害我。

黄翠翠说：「你看到你店里的那个门了吗？开一半掩一半，这就不是给活人走的，这是亡灵屋，专门招待死人的。」

「那些来买烟的都不是活人？」

「对。」

「你们买了烟以后，只闻不吸.....」

「你不要问了！」

林翠翠打断了我的话，她很严肃地和我说：「以后我也见不到你了，没必要和你解释那么多。」

「可是我很想知道.....」

黄翠翠忽然掐了一下我的脖子，眼神竟是渐渐凶恶起来：「不要让死去的人意识到自己死了，否则你会很危险！」

她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然后就与她的那些朋友出去了。

在发现这件事后，我的心情变得很怪异，但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
因为无论如何，这里的客人们都没有伤害我。

我熬过了这个夜晚，第二天早上，老太婆来接班，我死死地看着老太婆问她：「你是不是知道这家店是干嘛的？」

老太婆又叽里呱啦讲一堆方言，我听着太费劲，就在小卖部里拿了纸笔，在上边写了一行字：「我听不懂你的话，你会写字不？」

老太婆拿过纸看了看，最后点头。

我松了口气，会写字就好。

于是我就和她写字交流：「这家店是不是给鬼买东西的？」

「白天不是，晚上是。」

我思索一会儿，最后写道：「店里的钱，我能拿去花吗？」

老太婆看见我的话，一下子变得极其着急。

她不断地摆着手，最后在上面写了大大的两个字：「不行！」

这两个字几乎占据了整整一夜，然后她似乎是怕我把钱拿去花，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方言，拿来了一把锁，将抽屉给锁上了。

我意识到事情不好，又扯着老太婆交流，问她这店到底是什么情况。

在漫长的文字交流后，我总算是知道了情况。

亡灵屋，顾名思义就是招待鬼魂用的屋，这里贩卖香火，那中华烟根本不是香烟，而是上供给鬼魂们的香火。

横死的鬼魂们来到这里购买香火，但他们给的钱却不是真正的钱，而是买命财。

这是一件善事，店主通常会有阴德庇护，财运亨通。

可买命财这东西是不能碰的，既然亡灵屋是善事，那就不是做生意。

店主们会将买命财留着不动，供奉起来。

谁要是敢花鬼魂留下的买命财，那会有损寿命，等花到一定的数目，死了之后要被永远困在亡灵屋里，永远为附近的鬼魂们服务，再也不能离开。

这在以前，还是一种惩罚小偷的邪门之法。

小偷爱偷东西，偷了买命财去花，最后却被困在亡灵屋里，永远为店主和鬼魂工作，用自己的命让店主顺风顺水。

我看了老太婆的解释，在心里直骂操蛋！

我还以为那陈姨是个好人！我就说网恋怎么会这么好，怎么会有富婆看上我，给我这么大的一笔钱，她分明就是想让我一辈子留在亡灵屋里工作，这样她连我一辈子的工资都省了！

这就能解释了。

黄翠翠买烟的时候不肯付钱，还要我为她的朋友们请客。

还有漂亮姐姐，她那次听说我不想死，就没有跟我买烟，后来也要我请客。

这两位都是想救我！

我问老太婆，如果没有这个亡灵屋，那些鬼魂会怎么样。

老太婆写字告诉我，横死的人怨恨很深，通常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里。

他们每天都重复着自己死去的痛苦，饱受折磨。只有得到了香火供奉，才能让他们好受起来。

我听得一阵心疼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香火供奉，黄翠翠会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重复当初被烧死的痛苦。

这时陈姨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她在电话里给我嘘寒问暖，我则是在心里冷笑。

讲完电话，她果然要我出去进酒。

这个贱人。

我要她付出代价！

我答应了陈姨的要求，随后问了老太婆最后一个问题：「亡灵屋怎么换店主？」

老太婆很狐疑地看着我，不明白我为什么问这个。

我就把陈姨和我这些年的聊天记录给她看，告诉她我和陈姨是情侣关系，这个店开起来以后就是给我的。

老太婆见到陈姨给我发的许多「我爱你」、「我想你」，总算是相信了我的话。

她指了指地面，然后写字告诉我，在装修的时候，就要在那香火底下埋个盒子，那盒子里写着店主的名字和生辰八字。

如果想换店主，那就要让店主写一份交换契约，然后签字画押，把新店主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也放进去。

和老太婆聊完后，我又自掏腰包一千块钱去买酒。

买了酒以后，我去电动车行买了辆最便宜的二手电动车，花了我四百块钱，这已经足以让我的口袋彻底被掏空。

等回到店里，我没有去睡觉，而是躲在店外的巷子里，死死地看着门口。

快中午的时候，有个年轻男人进了店，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却一脸阴沉。

这就是批发店的老板，就是陈姨的那个朋友孙哥！

他很快就出来了，提着好几瓶酒，都是我刚才从他那进的。

我偷偷跟在了他的身后，这家伙也没料到我会跟踪，打了辆三轮车就走。

幸好我买了辆电动车，否则还真跟不上。

等到了目的地，我才发现孙哥竟是一路回到了那个偏僻无人的副食品批发，把酒放了回去！

果然有诈！

我不敢跟太深，因为我看见陈姨的卡宴就停在前边不远，幸好是车屁股对着我。

孙哥还了酒之后，就坐进了卡宴，此时我偷偷接近，隔着车窗就看见他在车里和陈姨热吻。

我冷冷一笑，加大了电动车的马力，直接撞上了卡宴。

撞上之后，我趴在地上假意摔倒，孙哥很快骂骂咧咧从卡宴里下来查看情况。

当他瞧见我时，脸上顿时满是错愕，我一脚使尽全力踹在了他的小腿上，他顿时把持不住平衡，朝着我摔了下来。

我没料到他会要摔我身上，不过这样更好，我将手肘顶起来，狠狠地撞在了他的鼻梁骨上！

他的鼻血顿时喷了出来，捂着鼻子根本动弹不了，躺在地上痛苦地大嚎大叫。

我抓住机会钻进了卡宴，陈姨此时正纳闷地往后看，当我扯住她的头发，她才注意到我在车边。

陈姨吓了一跳，而我抓着她的头发，狠狠往方向盘上砸了两下，对她怒吼道：「贱婊子，你害我？」

她大喊着误会，我哪里会听她这种人解释，抓着她头发将她扯到街上，狠狠几脚踹在了她的脸上。

这一下，陈姨彻底没力气反抗了，她门牙都被我踹掉了一颗，鼻子流着血，不停地被血呛到咳嗽，求我不要再打她了。

我没搭理她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对两个，没时间和她说话。

我再次一脚踹在了她的鼻子上，随后拔下车钥匙，回到卡宴后面，那孙哥快爬起来了，我握住车钥匙，狠狠在他人中和鼻梁砸了几下。

他又倒了下去，不断地流着鼻血和眼泪，嘴里除了惨叫之外，什么都喊不出来。

我这才回到陈姨身边，扯着她头发狞笑道：「你想让我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！」

我解下裤腰带，将她的双手压在身后，绑得特别牢固，然后就将她塞进了后车厢，启动了卡宴。

这辆车我不太会开，只能尽量开得慢一些，我带着她出了城镇，半路上买了个胶带，随后就停在省道的路边。

陈姨一直在和我求饶，她说自己是被利益熏了心，让我看在以往的交情上，千万不要和她计较。

我只是报以冷笑。

她和我的交情，一开始就是假的。

我可是差点就死了！

她差点害死我，那我就算报警又有什么用？别人肯定会说我是白痴。

我只能自己解决！

我用胶带在她身上缠绕了很多圈，保证她再也没法挣脱，然后就放下椅子睡了一觉。

等我醒来，天已经黑了。

我开着车回去，跟老太婆交了班，等那老太婆走后，我将陈姨扯进了店里，冷冷地说：「把亡灵屋给我，然后你就可以滚了。我没兴趣害死你，但你这种人不配有阴德庇护！如果我不这么做，就算我安然逃脱了，你也会害死别人！」

我在小卖部里拿了锤子，搬开了香烟柜子，开始砸地面。

那地面果然有一处是空的，三两下就被敲开了。

我从里面挖出了一个木盒，里边写着陈姨的生辰八字。

陈姨面如死灰，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冷冷地说：「如果可以，我真想弄死你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今天放了你，你以后很可能在其他地方开亡灵屋害人，只为了你自己一人的荣华富贵！我真想一锤子把你脑袋砸碎，让你的脑浆都喷出来，你就是个为了利益可以害死无辜人命的贱货！」

我越说越激动，忍不住走到了陈姨面前。

我想一锤子砸下去！

她要是不死，她要是活着出去了，多少人会被她害得死于非命！

陈姨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直接呜哇大哭起来：「我错了！我再也不会害人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！」

她浑身发抖，一摊水渍从她裙子底下流出，竟是吓得尿了裤子。

我信不过她。

她只是现在不想死，不代表她以后不会出去害人！

可是.....我又有什么权利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呢？

陈姨哭着对我说：「求求你了.....我不能在亡灵屋里，有东西在找我.....求求你了，你让我离开，我可以把我的车送给你！」

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这是什么说词？

她是亡灵屋的店主，却不能留在这里？

我沉思着事情，屋里寂静得很，哪怕一根针掉地上也能听见。

忽然，村子里的狗群叫了起来。

先是一只狗叫，然后连带着其他的狗，都跟着一起吠叫。

一阵冷风吹过，那半开半掩的门微微晃动，让我冷得打了个哆嗦。

狗群们发出呜呜声和更加凶残的吠叫，两种声音交替在一起，不知是什么让它们奔跑了起来，踩在地上沙沙作响。

我看着一群狗从店门口快速跑过，而在那群狗之后，是一道白色的人影，缓缓朝着这边走来。

是那漂亮姐姐。

但她完全没有了之前的优雅姿态，此时她走路轻飘飘的，有些摇摇晃晃的感觉，那身体走不稳路，如同不倒翁一样歪来扭去，行动起来像一条蛇，简直是贴着地面，往我们这边飘行。

那一双原本美丽的眼眸，此时却变成了漆黑一片的瞳孔，根本瞧不见半点眼白！

陈姨见状吓坏了，急得对我大喊：「她来了！快带我走！她来了！用火烧她，鬼是怕火烧的，快用火烧她！」

我死死地看着远处而来的漂亮姐姐，忽然想起来了。

难怪我之前觉得自己见过她。

她曾经在陈姨的朋友圈里出现过，当时陈姨和她拥抱在一起，还说这是自己最好的闺蜜。

只是我当时和陈姨网恋，虽然觉得漂亮，但也没有将她放在心上，都顾着看陈姨去了！

漂亮姐姐进了亡灵屋，那一双漆黑的瞳孔盯着陈姨看。

我吞了口唾沫，说：「你曾与她认识，那你是不是.....也被买命财害了？」

「我俩同病相怜，都是她盯上的目标.....」漂亮姐姐的声音有些沙哑，「你抓到她了.....真好。」

我忍不住问：「如果你也是被害的，那你的亡灵屋呢？你供奉的那群鬼魂呢？」

「他们已经放下怨念，投胎而去了。而我却变成了一个孤魂野鬼，心中满是怨念，都来自这个贱人！」

漂亮姐姐越说越狰狞，她忽然伸出双手，那双手指甲尖锐且长，狠狠地刺向了陈姨的脖子！

我眼看着她被指甲刺入脖子，连忙说：「不要！她是个人渣死不足惜，但她要是尸体留在了这儿，我恐怕得坐牢去，她.....」

我话说到一半，却不由得傻了眼。

漂亮姐姐忽然张开了嘴，那嘴张得好大好大，竟是从嘴角裂开，一直裂到了耳朵根，咬住了陈姨的脑袋！

她真就好像一条蛇，喉咙和脸颊被撑得很大，脸颊和喉咙上的皮肤，因为撑大而变得很薄，漆黑的血管清晰可见，那眼珠都仿佛要爆出来，妄图将陈姨整个吞进肚子里！

我的天！

鬼是这样吃人的吗？小时候电视看多了，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挖内脏吃的！

我呆呆地看着陈姨，她说过鬼魂是害怕被用火烧的。

旁边就有打火机，但我却迟迟没有动手。

这是我心里的一股罪恶……

漂亮姐姐就是被她害死的，而我也差点死在了她的手上。

陈姨早已经尝到了坑害别人的利益，如果让她走了，她肯定还会继续这样下去！

如果我大发慈悲救下了陈姨的性命……那我如何向下一个无辜死去的亡魂交代！会有人因此失去孩子，失去爱人，甚至因为陈姨，会有无辜的孩童失去父母！

我怎么能因为浅薄的善良去救一个大恶人！

恶人还需恶鬼磨！

我眼睁睁看着陈姨被漂亮姐姐整个吞进了肚子，那原本漂亮的人儿变得臃肿肥大，从肚子到喉咙，全都是鼓鼓的。

她没有与我说话，而是慢慢地走到了盒子旁边，忽然张开口，吐出了一只软绵绵的手臂。

手臂还带着血，漂亮姐姐抓着那只软绵绵的手，在亡灵屋的纸上写下了陈姨的名字，又按下了手印。

这一幕极其诡异。

签字画押之后，她又吞下那只手，离开了亡灵屋。

我走到那张纸旁边，傻傻地拿起笔，最后下定决心，写了自己的生辰八字。

这一刻，我算是成了亡灵屋的店主。

我小心翼翼地收好了木盒，等重新将柜子搬回去，黄翠翠进来了。

她瞧见我，顿时满是着急：「你怎么又来了？跟你好歹好说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！」
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笑着说：「有人跟我讲，这里的鬼魂如果没有人供奉，会日复一日重复当初死去的痛苦。老同学，你对我的情谊那么深，我又怎么会亏待你呢？」

她呆呆地看着我，而我给她递去一包烟，笑着说：「鬼魂到底是从哪儿拿来买命财的？」

她说：「鬼怎么可能有钱，等你花出去了，别人第二天就会发现这钱变成了冥币。」

「哦，难怪那批发的孙哥一直没来找我麻烦，他早就跟陈姨是一伙的。」

黄翠翠点了根华子闻着，而我则是给自己点了根红塔山。

我俩安静了许久，等烟快烧完了，我真诚地与她说：「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的性命。这亡灵屋我想和那老太婆继续开下去，她应该知道怎么给你们弄香火。你说不要让死去的人意识到自己死了，否则会很危险，但我不怕危险，因为你是个很好的人。」

她问：「所以呢？」

「你以后可以常来找我，我们说说话聊聊天，反正我大晚上看店也无聊，我的老同学……别再说我是社会的底层猪了。」

她扑哧一笑，随后摇头晃脑往外走，嘴里还在嘀咕：「以前觉得你成绩挺好，现在却是个开小卖部的……真是没档次。」

我呵呵一笑，看着她离开。

亡灵屋，彻底属于我了。

那老太婆确实会做香火烟，可以跟我一起把亡灵屋开下去。

但我也知道，我是需要生活的。

我跟爸妈要了点钱，租下了隔壁的商铺，反正我晚上闲着无事，就学了做早点。

每次晚上看店的时候，我都会把包子做好，早晨的时候让我爸妈过来帮我卖。

还别说，也许是因为亡灵屋的主人财运亨通，这早餐铺的生意挺火爆，附近的人们常常会来买。

我还买了个骨灰盒，供上了黄翠翠的灵牌，那骨灰盒里装的当然不是骨灰，而是买命财，我这么做只是怕人来偷，因为我不能害了人。

我还在想，要是骨灰盒装满了怎么办，难道换成棺材吗？

每天晚上，黄翠翠都会来找我聊天解闷，我们会聊以前在学校里的趣事，我也会和她聊自己一天的所见所闻。实在没得聊了，我就会读一些书，讲故事给她听。

在我的陪伴下，黄翠翠不再说我是底层猪了，她变得越来越开朗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们聊完天，她笑吟吟地抱了我很久，说自己在人间待够了，要去投胎了，以后再也不回来了。

我有些舍不得，但也为她做出这个决定而开心。

黄翠翠投胎走了，客人们也变得越来越少。

直到有天晚上，一整天都没有客人来。

我才忽然想起，当初那漂亮姐姐吃了陈姨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来过。

也许是在那天，她的怨念就已经消除了吧。

骨灰盒还没装满，我在晚上就再也没了客人，但早餐铺的生意还是很好。

我才想明白，温暖和陪伴可以消除世界上所有的负能量。

嗯.....是我多虑了。